

五 之 獻 文 大 七 共 中

建設民主的今日

著（鐵坂野）進 野 岡

領日
袖共



行 印 店 分 冀 察 晉 店 書 華 新

226(41)
6742

五之獻文大七共中

本日的主民設建

著(鐵坂野)進野岡 領日
袖共

印翻店分冀察晉店書華新

月二十年五四九一

中 共 七 大 文 獻 之 五
建 設 民 主 的 日 本

著 者 印 行 總 經 售 分 售 定 價

日共岡野進（野坂鐵）
領袖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新華書店
晉察冀分店

張家口市解放大街
新華書店
晉察冀分店

邊區各地新華書店支店
總分銷處及各大書局

每冊一百元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建設民主的日本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內 容

第一 我國的民主勢力

序：反對中途妥協	一
一、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	四
二、日本共產黨及其活動	一九
三、舊「日本無產黨」	二六
四、舊「社會大眾黨」	二七
五、舊「民政黨」、「政友會」、其他	二九
六、國外反軍部團體	三一

七、非民主的勢力——「穩健派」……………三三

第二 建設民主的日本……………三八

一、嚴懲戰爭罪犯……………三八

二、肅清封建的、反民主的制度……………四〇

三、實現民主政治……………四二

四、天皇與天皇制……………四四

五、改革教育……………四七

六、保證永久和平……………四八

第三 富強的日本、戰後的經濟問題……………五〇

第四 結語：建立人民政府……………五七

第一 我國的民主勢力

序：反對中途妥協

我對於毛主席的政治報告，完全同意。特別是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在暗地裡進行活動，企圖獲得妥協的和平」，警告中途妥協的危險，主張「澈底消滅日本侵略者，不許中途妥協」，我認為這是最適合時宜的聲明。日本帝國主義者面臨着軍事的危機，爲了逃脫自己滅亡的命運，或者是苟延殘喘，正向政治的妥協上面努力找尋着生路。最近成立的鈴木內閣的使命之一，也就在這裡。

不過，現在的日本政府決沒有像意大利的巴多格里奧政府那樣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意思。

日本統治階級的意圖，在於以殘存的陸軍的主力 and 海空軍的殘餘力量，固守日本本土（以及朝鮮、滿洲、華北），頑強的進行抵抗，盡量的迫使盟軍「出血」（犧牲），

月一方面，則窺伺同盟國方面的罅隙，策動政治的陰謀；他們企圖這樣來動搖同盟國方面壓迫敵人無條件投降的決心，在對他們有利的條件之下來結束戰爭。他們的條件是什麼呢？想來最低限度也要保存我國現在的事制獨裁機構和軍部及其他反動勢力，而且還要保持殖民地。

這樣的條件，不消說同盟國方面是絕對不能接受的。開羅會議的聲明中說道：『停止及懲罰日本的侵略，獲得日本之無條件投降。』而且，克里米亞會議對於德國發表了如下的聲明：

『我們堅持不移的目的，是摧毀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並保證使德國永遠不能再擾亂世界和平。』

毛主席主張這個克里米亞會議的方針一樣適用於日本，這完全是正確的。日本的軍部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必須澈底加以消滅。如果對於日本軍部及其支持者表示任何一點寬大，就只有使中國人民八年的抗日戰爭和三年的太平洋戰爭所償付的莫大犧牲，徒然付諸流水。因為被寬恕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又將秘密準備新的侵略戰爭。

可是，消滅日本軍部，決非容易，他們還保有有力的軍事力量。恰如逃回巢穴中的受傷的猛獸一樣，他們將動員一切的力量，頑強抵抗到底。這和歐洲戰場上希特勒的瘋狂抵抗是一樣的。

爲了加速這種法西斯野獸的滅亡，而且要使我們的犧牲減少到最小限度，便不能僅僅依靠從外部進行打擊的同盟國方面的武力，還需要我國國內人民反戰、反軍部勢力的配合。這個人民的力量，不僅在結束戰爭上將起重要的作用，在戰後實現我國民主主義和確保永久和平上面，更將起決定的作用。日本的將來，將由這個力量的強弱來決定，這樣說也並非誇大。因此，我們日本共產主義者當前的主要任務，就在擴大並加鞏這一和平的、民主主義的勢力。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努力來完成這個任務。

可是，同盟國內一部份人士之間，有否定、或忽視、或輕視我國民主勢力之存在的傾向。這不僅完全錯誤，而且，假使這樣的見解成爲有力的見解，則爲世界將來之不幸。

那末，爲什麼會產生這樣的見解呢？其理由之一，便是因爲這些人對於我國究竟有

些什麼民主的勢力，並不十分清楚。

有人問道：

「能够背負將來的日本前進的政黨和勢力，到底在那裡？」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這樣回答：

「這樣的政黨和勢力都有。它們現實地也存在著，潛在地也存在著。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們日本共產黨、其他的民主的勢力、以及正在廣大人民當中成長着的反戰、反軍部的潮流。」

那末，對於這些勢力，我們有一瞥之必要。

一、人民的厭戰情緒和反抗運動

（一）戰鬥意志的降格：

軍部用刺刀鉗壓人民的不平和對於軍部的責難，殘酷地彈壓反戰、反軍部的運動，同時他們又動員一切宣傳機關，在人民當中煽起瘋狂的敵愾心、排外主義和戰爭熱。現

在，像太平洋戰爭初期那樣「赫赫戰果」的宣傳，已不可能；於是軍部利用着硫磺島琉球島的失敗和對日本本土的轟炸，宣傳着同盟國的勝利，就是表示日本的殖民地化，人民被屠殺和淪為奴隸，這樣來增加人民的恐怖心、憎恨和戰鬥意志。由於這樣的宣傳，不少的人民受了欺騙，追隨在軍部屁股後面。這種現象，特別是在城鄉中的青少年當中，甚為顯著；而農村比都會又要厲害一些。這是我們必須承認的現實的事實。

但是，不管上述的鎮壓和欺騙宣傳，自從塞班島失敗（一九四四年七月）以來，人民的情緒，一般地都經過了急速變化的過程。從像襲珍珠港到瓜達康納爾島的喪失（一九四二年夏）這一期間，人民充滿着樂觀情緒。可是，隨着日本所佔領的太平洋島嶼一個個被美軍奪回，隨着德國在歐洲不斷地敗退，人民對於勝利的不安和危懼開始逐漸加深起來。不過，當時還相信着軍部所謂「誘敵深入而後覆滅之」的宣傳。然而，去年夏天以來接二連三發生的事件——塞班島的喪失，接着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對日本本土不斷的轟炸，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另一方面，德國殲滅地敗退，這些事件，使我國人民的戰爭觀根本發生了動搖。去年九月被八路軍俘虜的一個士兵，敘述日本士兵情緒的變

化如下：

『直到塞班島玉碎爲止，還相信日本會勝利。可是，自那時以後，便想着有些危險（日本人民解放聯盟召開的『國內情形座談會』一九四五年三月）』

對於國內一般人民，也可以說是同樣的情形。現在，人民的情緒如何？待我用法西斯蒂自己的話來証實吧。

人民對軍部的信仰開始喪失。關於這，中井良太郎陸軍中將憤慨地說道：

『我會經聽了很多難聽的話。而最難聽的是「因爲叫要信賴軍部，所以就信賴了他們，但是，島子不是一個跟着一個丟了嗎？」真是豈有此理。……所謂軍部不可信賴，這句話本身就是反軍部思想。』（『青年讀賣』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對軍部信仰的減低，就是『必勝信念的動搖』。對日本勝利的信心之喪失，連軍部自己也供認了。例如：急進法西斯的頭目橋本欣五郎陸軍大佐無意中從嘴裡滑出了下面的話：

『當此非常之時，我自己也時時疑神疑鬼地想：戰爭就這樣子能行嗎？』（『現代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在軍部當中，既然如此，那末，一般人民當然對於戰爭的前途深懷不安了。這種現象，在知識階級當中特別強烈。關於這，某新聞記者像下面這樣感嘆道：

「『德國什麼時候投降？』」「其次就該輪到日本了！」在所謂知識份子的階層當中，不能說沒有陷入這種無聊的失敗主義的人們。」（『同盟世界週報』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時評」）

由於上述這種心情，不管軍部怎樣大叫大鬧的宣傳，但採取「戰爭傍觀者」（大城戶憲兵司令官語）的態度的人是增加了。例如，反動的「讀賣新聞」，承認了這種現象，說道：

「臨到迫近決戰之時，不可容許的戰爭意識的鬆懈，到底還是產生了，這種事實，隨處可見。」（一九四四年十月十一日發行）。

面對着這個事實，法西斯的思想指導者，大川周明發出了悲鳴。

「像現在國民的心情，可能的事情也變成不可能了。要把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想也

不要去想。」（『新亞細亞』一九四四年九月號）。

這個問題，在今年一月召開的議會上，也成爲一個討論的題目，有個議員說道：

「道德之十分頹廢，已成爲最近的風氣，其實例誠不勝枚舉。」（作田議員，『朝日新聞』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七日）對此，小磯首相回答道：

「國民道德上，有不良之偏向，實堪憂慮。政府施策之不善，亦爲其原因，當力加改正。」

『戰爭意識的鬆懈』，在國民生活的各方面都表現出來，動搖並紊亂着軍部的『決戰體制』。

雖然有經濟警察嚴重的監視，黑市交易却廣泛地進行着。某一法西斯分子憤慨之餘，公開說道：

「聽說石原君（石原莞爾陸軍中將）常說：『日本人從來也沒有像現在這樣墮落的』，不作黑市買賣的傢伙，一個人也沒有，滿不在乎、公開地進行黑市的，就是日本人。在黑市的交易上，真是一億一心呀。」（『東亞聯盟』一九四四年十月號）

由於作黑市買賣，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爲止的十六個月間，檢舉了二百十八萬三千人之多。此後，政府停止發表關於這類的數字，但從最近關於黑市的言論看來，可以窺知檢舉的人數更爲增加。現在，促進日本經濟危機的通貨膨脹，其原因之一便是黑市。政府也承認這個原因。進行黑市買賣的主要動機，雖說是生活問題，但是，可以認爲這是人民對於軍部消極反抗的一個表現。

（二）農村：

農民也沒有像軍部要求的那樣勞作。關於這，報紙上這樣地感嘆道：

『食糧必要量的生產，爲今天的急務，但我農村青年，却令人感到缺乏皇國農民精神，真是遺憾。』（『朝日新聞』（東京）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

農民對於向政府『供出』大米，非常不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拒絕『供出』，或者是對於不公平的『供出』比率進行抗議。例如：去年春天由日本來到華北的九州和東北（日本地名）的農民，敘述了他們如何隱藏米穀。據他們說，除開極少數的『篤農家』（勤勉的農家），大多數的農民，差不多都巧妙地把大米和紅薯藏起來，避免『供出』

。這樣的現象，現在，在我國農村中普遍地發生了。不僅如此，還發生了農民對「供出」的抗議運動。

「我附近的村子（熊本縣）裏有一個班，由於「供出」比率過高，全班十幾個老頭子一齊蜂擁到小組長那裡去，結果把比率減低了。」（同上「座談會」）

由於抗議而被檢舉的事件也發生了。

「我那裏有個大日本農業會，這個會長在東京召開的模範農家表揚會上，演說道：「供出米太過於強迫了。農民肚子不能不吃飽！」結果被警察逮捕走了。農民大家都同情他，把他叫做「農民之神」。」（同上「座談會」）

甚至，不管政府如何鎮壓，農民對地主的鬥爭並未停止。政府發表了下面的統計：

租佃鬥爭（厚生省調查）			
時 間	件 數	耕地面積（町）	
一九四〇	一、九一八	一四、五八二	
一九四一	一、三〇四	八、二二三	
一九四二	六九三	五、五五〇	

註：『町』約合中國十五市畝

太平洋戰爭後，鬥爭數雖然減少了，但仍然頑強地在全國繼續進行。我們必須注意這是在戰時恐怖下所進行的鬥爭。

（三）工人：

當我們轉過來看軍需工廠工人的狀況時，他們正用着缺工以及消極的和積極的怠工，回答軍部的刺刀。而今天使軍部和軍需資本家最感頭痛的問題，便是如何防止怠工，例如關於工人的缺工非常之多，『沖電氣會社』東京的一個幹部這樣說道：

『我們廠裡已經編成部隊組織，每晨召集隊長會議，但是缺工率一點也沒有改善。

』（『實業之日本』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號）

據常盤炭坑的一個礦坑夫的談話，在該炭坑的礦坑夫，每月不過作二十天左右的工，餘下的一星期到十天，便藉口各種理由休息。會社對此毫無辦法。

而且，報紙上報導了如下的事件：

『警視廳（東京）日前在整個東京都進行了前後十天的『不良狩』（對於不良行為的大規模取締）。被檢舉者當中，怠工的有六千五百五十九名。』（東京『朝日新聞』